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英俄關係（皓）——京師長官設壇祈雨（文）

軍事時期中的政事 陶孟和

科學研究——如何纔能使他實現 叔永

反革命與列寧 無文

蜜柑（小說） 從文

昆明湖上的一夜 衛淬叔

論打鬼運動答適之先生 浩徐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5. No. 129, 28. May, 1927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之新聞紙

第五卷第一二九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六年五月廿八日

本刊定報及通信處

北京國立北京大學第一院轉現代評論社

報價

國內　郵寄全年大洋二元，半年大洋一元。日本朝鮮同。

歐美　郵寄全年大洋三元。半年大洋一元五角。

零售　北京每份銅元拾四枚。外埠大洋五分。

不通郵滙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以九折計算，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爲限，凡訂閱本刊者請直向本刊定報處定購爲荷。

本社印有代售簡章，函索卽寄。

發行所　北京黃化門內條見胡同十八號

時事短評

英俄關係

自布爾什維克黨秉政以來，英國當局，除在工黨組織政府的短時期外，對於蘇俄不獨從來沒有什麼好感，並且聯合各國出兵干涉他們的內政，實在也不止一次。誰也知道，英國不單是資本主義的發源地，而且是帝國主義的老祖宗。現在蘇俄既以世界革命相號召，開宗明義，就要打倒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自然與英國是不兩立的了。日前英政府搜查倫敦阿克斯大樓蘇俄的通商機關，不過是對於將斷未斷的兩國國交，更加以顯著的惡化而已。

英國政府這次搜查蘇俄通商機關的動機，據說是因爲蘇俄通商機關犯有竊取英國一宗重要文件的嫌疑。但是大索的結果，並沒有發見那宗文件。不過據鮑爾溫總理在巴力門的聲稱，此外又找出了不少的宣傳赤化和干涉英國內政的證據。禁止赤化的宣傳，英俄通商協約中，本有明文的規定。蘇俄政府關於這種條件，無論對於任何國家，好像不曾履行。這次英國保守黨政府藉着這個口實，來貫徹他們頑強派的主張，在保守黨佔絕對半數以上的現議會中，自然不難希望通過。不過蘇俄是地大物博的國家，英國與之斷絕關係後，在產業極端衰頹的今日，能否不因而惹出國內經濟上的大問題——如因勞工失業等等——實在是很值得注意的。况且印度之土耳其斯旦與俄接壤，假使俄國向這一方面增兵，恐怕英國也就忙于應付呢！不過英國如以軍艦封鎖海港，斷絕蘇俄與他國的通商關係，則蘇俄經濟上所受的影響，由七八年前的經濟封鎖的效果看來，也就不會很小的。所以這次英俄國交如果終於破裂，在英俄兩國固然是非常緊急的行動，就是從一般國際關係上看來，尤其是從我國對英俄關係上看來，也是很重大的事件。切望國人好好利用這個機會，增進我們在國際上的地位！（皓）

京師長官設壇祈雨

京兆地方，入夏以來，久旱不雨。京師軍警長官，『憖然憂之』。日前京師警察總監，京畿衛戍司令，及京兆尹，已在地壇「設壇率屬虔誠祈禱，並通令禁屠在案」。日昨京兆尹又函北京各大寺和尚，望其「廣設道場，誦經虔禱，以期上感天和，甘霖早沛，俾無量衆生，同登衽席」。北京佛教會，亦曾召集會議，定于本月二十六日起，在德勝門外覺生寺內，建設法壇道場三日，虔誠誦經，乞降甘霖，屆期並敲該寺「名揚世界」，「釋家稱爲佛教中法寶，向來不敢輕于擅動」之大鐘。經了這些憂國憂民的地方長官，地方紳士，和慈濟爲懷的佛門弟子的一致虔誠祈禱，甘霖的下降，自然是不成問題的，我們祇須等著就是了。京兆人民，對於地方長官和紳士們的這種深仁厚澤，亦自然只有感戴。不過京兆

以外的百姓，聽到了這個消息，他們要怎樣的羨妒呵！在中國這樣的國家，旱災水災，差不多無年無之，無地無之。旱是一樣的旱，荒是一樣的荒，然而除了京師之外，那有這樣位高的地方長官和紳士，那有這樣多的佛門弟子，那有這樣多的大廟和尚，來替他們祈禱？更那有佛教中法寶的聲音，可以一直送到天庭？然而這還不過就祈禱的規模的大小而言。再講到南方幾省，一入了黨軍治下，張天師被攆去了，祭孔被廢了。如果賴天之福，一年四季，風調雨順還好，不然，一有災荒，那些年青氣燥的負地方治安責任的委員們，肯齋戒沐浴，畢恭畢敬的跪在地上來替人民祝福嗎？單拿求雨來說，說不定他們還要大砲轟天，來蠻幹一下。所以南方幾省的人民，聽到這個消息，除了羨妒之外，又怎能不「感慨繫之」呵！

（文）

軍事時期中的政事

陶孟和

我曾在本刊上一再說明軍事的勝利不能認為真正的勝利，惟有政治上的成功乃可為最後的成功。（見本刊第九十三期及第一〇五期）關於此點，似乎沒有再加說明之必要。但是有些人常認軍事與政事完全是兩件事，他們以為在軍事時期內本無所謂政事，必須將軍事做出一個段落以後，纔有政務可言。這話乍聽來，似有幾分道理。因為在戰爭的時候，一切的人力，財力，都用在軍事的活動，一切的人，都已精疲力盡，那裏還能顧及政治上的設施。但是，如果我們承認一切戰爭只不過是個方法，只是為達到目的不得已而採取的一種手段，那末，我們便不是為戰爭而戰爭，因此也就不應該將軍事與政事分為截然兩事。我們就是在軍事倥傯的時代，也不能不着手於政治上的建設。

政務與軍事不特不能分開，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說，惟有政務的發展乃可以保證軍事的成功。普通的戰爭只是用武力打倒敵人，用威力壓迫人民，使他們馴服。他的效力只能見於一時，而不易維持永久，除非那武力繼續存在，並且能永遠効忠，所謂有主義的戰爭固然勝此一籌，因為主義乃是一種引人信從的信仰，因為他合乎人民的渴望，代表民衆的要求，所以常可以不靠着武力便能博得人民的歡迎。主義的優點在於洽乎社會的心理，而不以武力為後盾。但是就是主義的效力也常是暫時的。因為人民所要求的並非主義自身，乃是由一種主義所發出的政蹟。人民所能覺的，於他們有深切關係的，乃是一種政府的具體的行為對於他們實際生活的影響。主義完全是一個空洞的東西，除非我們可以將他變為具體的行為。而要將一個主義化為具體，便須有方法，有組織，有計畫，有實行的人員，所有這些都屬於政事的範圍。獨有這樣的主義的實際化乃可以獲取人民的信服與擁護。能為人民信服擁護的主義才可以保持最終的勝利。個人交際上的格言是『聽其言而觀其行』。人民對於政府也未嘗不如此。人民不單看

政府所提倡的主義，所標榜的政策，他們還要觀察那個政府在政治上實際的設施。

我們根據這個見解，主張現在政府最重要的任務仍然是政務。但是現在的政務，經緯萬端，絕非少數人，或幾個當局者所能包辦的。要組織眞能謀人民利益的政府，必須聚集全國人的智慧，知識，技術，擬議微細的政策，計畫實行的方法。現代列强的政府都是能利用科學，知識與經驗的機關，一切政務都要應用專門的學識與才能。現在中國正處非常的時代，正遇着萬物更新的時機，要建設一個新的獨立的國家，也必須走這個集羣智以謀羣利的途徑。

方法維何？就是聘請現在國內各種專門的學者，組織一個建設委員會，專從事研究現代國家大政，並且切合於現在中國情形的計畫。這個委員會裏，應該按所研究的題目，分爲若干分委員會，爲外交，財政，交通，地方自治，教育，的類別，或因所研究的題目的性質臨時再徵細的將這些分委員會，更分爲若干小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的主要職務就是做政府的顧問，受政府的諮詢，將他們的學識，經驗，以及對於現在中國各個具體問題的意見與解決法，貢獻給政府，備政府採納施行。他們對於政府的功用好像參謀本部的對於總司令部。換言之 ， 他們做政府的神經中樞。

不待言，這種委員會必須名副其實，絕不能像現在尸位素餐的一般顧問，諮議或專門人員。一方面，他們要自動的擬議各種計畫與方案，他方面政府也應該時時交給他們種種提議，請他們籌畫具體的辦法。我們要知道這些委員並非全知全能，但是在請他們加入委員會的時候，我們必然相信他們的學問，經驗與見解，足可以補充政府的需要。同時，政府應該供給他們各種的文件與資料，做他們研究的根據，並須許他們從各方面召集證人，陳述意見，供他們研究的參考。例如我國不乏專門財政的人才，如果他們可以得到政府向來守秘密而不肯發表的資料，再能徵詢於財政行政有實際經驗的人們的意見，結果一定可以定出更完滿的財政計畫。其他問題皆可以此類推。

一人的智慧有限，衆人的智力無窮，這個話，除了極端剛愎自用的人以外，大概都相信的。我們所主張的委員會，就是羣智集中的機關。 要建設新的國家， 便不能少了這個羣智集中的中心。

有些人或者以爲現在既有各種行政的部署，一切政務，都已有人主持進行，又何必多設這種駢枝的機關。我們承認現在各衙署裏誠然不少專門人材，但是我們不相信眞正代表人民的政府要推行的政務，這幾位專門人材的智力便足用的。第一，中國衙署的事務，向來是幾個人包辦的。有些人雖然在部多年，而竟不能

得到研究與辦事的機會，雖然他們十分想閱覽部裏的文件，發展他們的學問與識見。這樣的包辦與把持的情形，絕不能使行政上發現高的效率。第二，一國裏的智慧，不專限於衙署的人員，雖然這些人員之中也有不少有學問與多年的經驗的。社會上的專門人材，如果政府能供給以文件與資料，做他們的參考，或者還可以產出更高的智慧供政府的採用。現代的行政可以分為兩種型相：一種是衙署制度（Bureaucracy），一切政策以及行政事務，完全託諸衙署的人員。一種可以稱為採納社會智識的制度，從衙署以外採取知識與意見。英國的行政部可以說是效率最高的，他們的官吏都受有極嚴格的登庸試驗，並都是有長久的任期，但是他們對於各種問題除了外交以外，還常組織委員會，由該會研究，討論，召集證人陳述意見，做出報告供行政部的採擇。就是對於外交也常非正式的採納老外交家的意見。（註）德國的政務可以說是代表完全的衙署制度，但是他還有經濟會議，一切經濟的政策，都須經這個會議研究，發表意見。所以這種建設委員會實為補充行政機關的不逮，必不可少的機關。

第三，我們要承認現在中國正在改造的時代，我們的國家地位，國家組織，政策，在在都在變更之中。我們要用大量的智慧與經驗，應付這個空前的局面。衙署裏所有的專門人材或者可以做他們按步就班的事務，奉行傳統的習慣的公事，可是能否應付這個嶄新的局面（即使他們都是富於學問與閱歷）誠然是個疑問。何況要建設新的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必須打破那種萎靡，因循的衙署制度呢。第四，現代的政務是人民的公務。行政固然有專門的固定的機關，但是政策，計畫應該公諸民衆，特別是可以對於政策，計劃有所供獻的人們。衙署主義者或者自信一己的能力，以為一切政務他一人都可以包辦，但是我們稍為明白現代列强政府組織的人，看了現代政務的複雜的情形，與他所需要的專門知識與研究，我們便不能不承認衙署主義者錯誤。學術與政府在二十世紀是不能分離的，特別是我們要從封建式的政府蛻變為現代的政府。

註：英國的委員會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勅設委員會，由英王勅令設立，一種是由行政部長設立。兩種都是臨時的，俟研究事務完畢，即行解散。會中人員都是於所研究的問題有專門知識或經驗的人，這些委員會的報告，都是極有價值的作品，凡研究國家各種問題的人都引用他們為權威，大學裏授課時都用他們為主要的參攷。

科學研究——如何纔能使他實現

叔永

在本雜誌裏，孟和先生曾一再的討論科學研究。他的第一篇文章是說科學研究的重要及其與一個國家生存的關係。第二篇文章是

說怎樣的才可稱爲科學家，並如何纔能使科學研究實現。這個問題甚爲重要，不幸我們的教育界，言論界，狠少人加以注意。這種不注意的結果，就可以發生相反的言論。我們不常常聽見老一輩的人，說甚麽西洋文明破產；甚麽科學的結果，不過得到衣食住的物質文明，一類的話嗎？我們不又常常聽見現今的少年們打着「打倒智識階級」的旗號，大罵『帝國主義的物理化學』，嗎？在我們看來，這兩種人的意見，都犯了兩重的錯誤：第一是不明白科學的本身，第二是討論的自相矛盾。

怎麽說不明白科學的本身呢？說科學是物質文明的，好像科學就是飽食美衣，驕奢淫佚的代名詞，同中世紀的歐洲人以研究科學就是與惡魔結了同盟，一樣的見解。其實科學雖以物質爲對象，但是純粹的科學研究，乃在發明自然物象的條理和關係。這種研究，雖然有應用起來以改善衣食住的可能，但在研究的時候，是絕不以這個目的放在眼前的，我們不記得法勒第把他的磁電發明在英皇面前試驗的時候，當時的財政大臣，就問他有甚麽用處。這個答案，不但當時的聽衆不曉得，就是法勒第自已也不曉得。但是他仍舊要研究。由是可知他研究的目的，並不在物質的享受，而在精神上的滿足。換一句話說，科學研究，只是要擴充智識的範圍，而得到精神上的愉快，這種精神，可以說是物質的嗎？至於利用科學的發明，而得到衣食住的改善，和物質的享受，乃是科學的副產物，而非科學的本身了。科學既然不過是人類智識範圍的擴充，天然奧竅的發展，當然與任何主義都不發生關係。我的意思，是說大凡眞正的學術，都有離開社會關係，而保持眞正獨立的性質；要發生關係，與任何主義都可以發生關係，要不發生關係，與任何主義都可以不發生關係。所以我說以科學爲衣食住的文明，和罵科學爲帝國主義的，都是不明白科學本身的說話。

怎麽說討論的自相矛盾呢？我們曉得人類既要生活，就不能不有衣食住，既有衣食住，則惡的衣食住，自然不如好的衣食住，這是誰也不能辯駁的道理。我想以改善衣食住爲科學罪狀的，不外乎兩個理由：一是衣食住可以不必改善，二是衣食住改善之後，於人類有不好的結果。關於第一層，我想主張的人，必定在衣食住方面，能夠去好就壞，舍善取惡了，但事實上我還不曾找出一個例子，來證明這個話的不錯。關於第二層，我以爲一個人的平生，僅僅在衣食住上面用工夫，固然不可，但把衣食住改善了，解放了人們的精力與心思，使他向學問美術一方面去發展，却是極其可貴的事體。我不相信衣食不完，救死不暇的人們，能有在學問上藝術上貢獻的可能。我們看看西方文明的國中學問的發達，出版物美術品的繁盛，可以知道是衣食住改善後的結果。所以衣食住的改善，并不是惡，但不曉得利用衣食住改善的結果

，乃是人們的愚蠢罷了。至於高唱打倒帝國主義的同時又高唱打倒智識，廢除學問，這無異自已縛了手足去打老虎，其矛盾的程度，更顯而易見了。

以上所說，不過是說到科學研究，聯想起來的幾句話，與本文的大意，沒有甚麽重要關係。本文所要討論的，乃是如何能使科學研究實現的一個問題。關於這一層，孟和先生在他的第二篇文章裏面曾經提出『急速的將這些位萌芽的科學家聚在一處，使他們慢慢的造成眞正科學家』的一個辦法。但是如何纔能把這些萌芽的科學家聚在一處，孟和先生却不曾說到。我這一篇繼續討論的小文，正是要想對於這方面貢獻一點意見。

我們曉得科學研究的進行，至少須有兩個要素：一是研究的人，一是研究的地方。現在先從人的一方面說起。

孟和先生說：『科學的研究，是一種終身事業，就是最小段落的研究工作，都要五年，十年的繼續不懈的，精心竭慮的努力。……我們現在可以希望有幾個人尋到幾個問題，將五年，十年或一生的精力都費在研究上呢？』這個話固然不錯。但是他的答案是甚麽，我以爲有討論的必要。據我個人的觀察，以爲這種研究人才的缺乏，第一原因，在沒有研究的領袖。我們曉得在西方學術發達的國家，一個人在大學畢業得到博士碩士的學位，決不能算爲學問的，而必待他往後十年二十年刻苦的工作，纔把他升還學者階級裏去。拿最普通的現象來說，這種人大概起初只在大學裏做一個助教，後來他的學問漸漸長進了，纔把他由助教，副教授，而升到正教授。可是在我們國裏，大學畢業過後，去從事他項職業的不消說了；就是在大學裏做助教的，他等到鬚髮充根白，還是一個助教，絕對沒有長進的希望——除非他有機會到外國去留學。這個原因，就是學校裏面，沒有研究的事業，所以他的學問也沒有長進的機會。又不特本國大學畢業的，有這樣的情形。再拿外國大學畢業歸國的留學生而論，他們在外國，儘管曾經做過狠好的研究工作，但一回到國裏，是把他的研究事業，丟在九霄雲外，而去幹那與他本行漠不相關的種種勾當去了。近來外國的科學家，每每因爲大學生畢業之後，丟開研究事業，歎惜學問上的死亡率太高。若拿中國上下的情形說來，恐怕學問上的死亡率，竟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這種人才的大損失，不是最可驚嘆的事體嗎？但是要追求其原因所在，我以爲第一在缺乏領袖的研究人才。因爲缺乏領袖的人才，所以研究的問題，沒有人能夠尋出，研究的風氣，也就無從養成；所以雖有熱心研究的人，也只好消磨在不知不覺，或如孟和先生所說『無價值的聲譽』之中了。第二，中國國內研究機關的稀少，與研究設備——如圖書館及各種特別儀器——的缺乏，也是研究事業不能進行的一個原因。但是這一層關係於研究的地方，我們還得詳細說說。

一個國裏研究科學的地方，大概不出下列三種機關：一是學校，二是學會，三是工廠內附設的研究所，至於私人單獨的研究，當然不在這幾種之中了。我們國裏的學會，雖然名目繁多，據我所曉得，眞正設有研究所的，僅僅有一個中國科學社。此外地質學會，有地質調查所做他的研究機關，北京的博物學會，有協和醫學校做他的研究機關，再就要數那正在募集，尚未建築的工程學會的材料試驗所了。學會的研究機關既然如此，那末，工廠的研究機關又怎樣呢？據我所知，工廠中以研究爲目的而設立的機關，只有久大精鹽公司和永利製鹻公司附設的黃海化學工業研究所。這個研究的設備和成績，都狠不錯，但就他的性質和力量看來，他的研究事業的範圍，就可想而知了。此外有幾個大公司，如開灤啓新之類，雖也設有試驗所，但是說到研究，恐怕公司的人還有這個眼光。再次要說到我們的學校了。大學的職責，不專在於教授學科，而尤在於研究學術，把人類智識的最前線，再向前推進幾步：這個話已經成了世界學者的公論。國內的大學，近來已如雨後春笋，遍地皆是。除了那些徒有其名的，姑且不論外，其餘比較的有歷史有成績的少數學校，也漸漸感受了世界的潮流，大家覺得研究工作的必要。因此雖在學校經費的極端困難中間，也未嘗沒有對於研究的豫備。最近作者和一個朋友到某校去參觀，這位朋友，本是哈佛大學出身的。參觀之後，他說某校的化學設備，比哈佛大學的化學舊校，并不多讓。但我們曉得世界上最精密的原子量測定，是哈佛大學的化學教授理查慈和巴士台兩位先生在這個和某校相去不遠的化學教室中做出的。這自然是單就某校某一部分而言，但據普通一般的調查說來，要在國內實行科學研究，還是以利用學校的設備爲易於着手。

以上係對於科學研究的人與地的兩問題，作一種狠粗略的討論。設使我上面所說的，還不十分遠於事實，那末，我們對於『如何纔能使科學研究實現』的問題，也可以得到單簡的答案了。這個答案就是：尋出領袖的研究人才，放在比較的有研究設備的學校裏，讓他去幹他的研究工作。但是這中間還有一個先決的問題，就是將來大學教育的宗旨，是要注重在研究一方面的，至少也要研究與教課並重。

單有教課而無研究的學校，不能稱爲大學，這已經成了大學的定義，我們上面已經說過了。可是在我們的大學裡面，適得其反，差不多只有教課而沒有研究。這或者因爲程度問題是沒法的。但是我們也可以想像一個大學的組織，他的重要職責，只在聚集少數的學者專門從事於獨立的研究，而從學者的有無多少，都不關緊要。這樣的大學，在外國其例甚多，即在中國，要照這樣辦起來容許找不出許多學生，但做研究員的人，總還可以找得出幾個。換一句話說，我們要有從事研究的學生，必先有熱心研究

的先生；我是要造成研究的空氣，也須從造就研究的先生做起。

說到這裡，又回到領袖人才的問題了。有人問，你們要造就研究的先生，但先生的先生，又從那裏來呢？我的回答是：老實不客氣，到外國去請。我們的學問不能及人，只好去請比我們有經驗有研究的外國科學家來做我們的鄉導，這有甚麽可以慚愧的？不過此處我們要注意的，是請來的人，必定是本門的 authority，而且能夠在我國指導研究，至少在三年以上，方不至於成了『抬菩薩』的玩意。

又有人問，這樣的辦法，豈不成了一個研究所，怎麽叫辦學校呢？我的回答是：你要叫這樣的組織爲研究所也未嘗不可，但研究所中加入學生，原來也是正當的辦法。在這個辦法的骨子裏，還有一些好處，就是教員和學生的中間，都有一個研究精神的貫注。教員有了研究的素積，方纔覺得他所教的，都是直接的智識，他的判斷，都有正確的根據；他對於學生所給與的興感，也不是專靠販賣智識的教員所能有的。學生有了研究的趣味，方纔覺得有一種高尚的激刺，智識的愉快，養成他們對於人類終竟有所貢獻的態度，而使他們得有正當的發育。這種的結果，豈不是無論何種教育家所希望的嗎？但只有從事研究的教員和學生可以得到，那末，就把大學的大部分變成了研究所的組織，又何不可之有呢？

關於科學研究的問題很多，現在先提出這一個辦法來請大家討論。中國目下的大學，不是都有改組的動機嗎？設立科學研究所的呼聲，不是久已在國內響應嗎？我希望這幾個教育上，學術上的問題，一舉而加解决，那就再好沒有了。

十六，五，二十四，北京。

反革命與列寧

無文

一般人對於一件事體的眞象，因爲居於局外人的地位，本已不容易明白。再加上各方面有作用的宣傳，於是弄得他們對於許多事簡直永遠沒有明白的機會和希望。平民政治以民意爲基礎，而民意却靠少數人有作用的宣傳爲滋養；無怪乎平民政治不能發達。欲除此弊，只有二法。一，設法限制宣傳者的惡作祟；二，提高一般人對於事實的判斷力。但是這兩個方法，說起來狠容易，做起來實在比甚麽還難。結果，一般人們似乎還是——至少在現在這個時期——非受騙不可。消極派的哲學家或者說受騙原是一般人們在社會上的惟一權利吧。

近來中國共產黨因爲國民黨不願繼續給他做傀儡，便大發雷霆，罵國民黨的軍事首領蔣介石是反革命，是新軍閥，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共產黨這樣說，許多人——尤其是一部分青年——也就這樣信。其實這也無足深怪，因爲像現在一般人知識那樣淺

陋，判斷力那樣薄弱，及受宣傳蒙蔽那樣深錮，若不這樣相信，反到有點不近情理了。天下事大概總逃不出科學的因果範圍。既有判斷力薄弱的因，就免不了有相信蔣介石是反革命的果。（我並不是說蔣氏以後永遠不會變成反革命，我只說他現在還不是。）其實豈但蔣氏有犯反革命及其他種種嫌疑的地方，就是共產黨及許多青年最崇拜的革命大家列寧，若是生在現在的中國，也免不了要得此等頭銜。試舉史例數端爲證。

（一）當俄國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當時的臨時政府，因爲久許召集國會選舉而又無期的將他延期，狠招列寧及其黨羽的攻擊。到了十月革命後，臨時政府倒閉，列寧當權，一般共產黨人正在那裏慶幸國會選舉有期，不料列寧一天忽然宣告說「我們須將這個選舉延期」。當時在座的人全體反對他這個提議，因爲他們知道他們從前拿這個理由反對臨時政府，現在若步臨時政府的後塵，豈不要教人家笑他們前後矛盾，豈不要教人家罵他們也是反革命。列寧聽見這些話，狠不耐煩的回答道，「那種看法，可謂蠢極。我請你們給我重要事實看，不要給我空名詞。以臨時政府論，那個國會要算是一種進步；以我們蘇維埃的權力論，那個國會却是一種退步。」他這話雖然有他的極强理由，但是在場的人却無一人贊成。結果，選舉還是實行，國會還是成立。我想他這種思想及他這種議論若是發生於今日的中國，一定有人會罵他是反革命或新軍閥。然而且慢。這位列先生還有更像新軍閥（或舊軍閥）的地方。那個國會成立後，共產黨不幸竟佔少數。此時應當怎樣辦呢？承認他呢？自已佔少數。不承認他呢？他是經各黨合法選出的。這是當時許多共產黨人的難題。其實列寧早有成算。他的方法也狠簡單，就是：派軍隊去把他解散，得了。後來果真解散。這種酷辣手段，若行於今日的中國：必招一般人——，尤其是一部分青年——的咒罵。反革命，新軍閥，以及種種應有的頭銜，當然會在羣衆叫囂之中加在他的頭上的。

（二）布爾什維克政府初成之時，卞米聶夫提議將克倫斯基時代所定兵士死刑律廢棄；全場一致通過。不過那天列寧不在場，他後來知道了這件事，簡直氣的眼睛欲裂。他說：「你們發了瘋。我請問你們：不能殺，怎樣能完成革命？難道你們以爲我們放下槍，我們的敵人便和我們和好不成？譬如不能，你們那時有甚麼方法？監禁嗎？在一個你死我活的戰爭期間，誰怕你那種辦法？」他立刻就要更改那個已經成立的新法令。旁人說那樣一來恐怕於黨的面子上不好看。列寧還是氣洶洶的不肯讓步。今日因蔣介石槍斃幾個共產黨便叫他是新軍閥的人們，若不知事實的眞象，大概也免不了要拿同一頭銜奉贈列寧吧。

（三）當不來斯提立討夫斯克（Brest-Litovsk）議和時，德國

要求太苛刻」，共產黨左派主張中止議和，繼續作戰；議和總代表杜洛茲基及大多數共產黨領袖主張暫時只議和不簽字；獨列寧主張立刻簽字，無條件的承認德國任何要求。當時主張不簽字的理由有二。一，若非至萬不得已時而簽字，則將使世界各國的工人疑心布爾什維克黨當眞受德國政府的金錢運動（當時曾有此種傳說）而失掉他們的同情心。二，若簽字，則本黨中主張「革命戰爭」的左派或將因此脫黨而致本黨有分裂的危險。這是杜洛茲基一派主張不簽字的理由，自列寧看起來，這都是些小孩子見解。他主張無條件的簽字，無條件的投降。我想我們今日一部份的青年一定要罵他是「與帝國主義妥協」。然而稍有常識的也知道列寧是世界上最末一個能與帝國主義妥協的人。他當時的理由是要保持那已經成功的俄國革命，不願冒險教德國的無情軍隊長驅直入破壞那個已成之功。所以他說：「爲現在計，只有我們的革命要緊；我們無論如何都要救下他；甚麼代價都值得。」蔣介石及國民黨何嘗不願立刻收回上海租界，不過他們不幸不是瞎子，竟然看見上海那裏還有數萬外兵駐守預備抵抗。對內軍事正在緊張，同時又要引起對外糾紛或戰爭：這種無步驟的辦法，我想除過別有作用的中國共產黨及腦筋簡單的人外，不但蔣介石及一般眞正國民黨員沒有那樣蠢，不肯幹，就是共產黨的天父列寧再生今日，設身處地，恐怕也不見得肯吧。

歸宗一句話，立於局外人的地位作不負責任的批評是天下再容易沒有的事；到自己當了權，負責任辦事的時候，就曉得一件事體裏面的難處了。唱高調是一事，做實事又是一事。各國的政黨當在野的時候對於政府的批評是何等嚴格，何等激烈；及至自己當了權，那從前的熱度總要降低許多。這並不見得一定是因他們變節，這大半是因爲責任和困難軟化了他們。坐人力車的人總嫌車夫拉得太慢；到自己做車夫的時候，不免就要有另外一種見解。共產黨初到武漢時對帝國主義者的氣燄何等高大；到後來差不多要跪求外國銀行開市日本工廠復工了。這種自取之辱，蔣介石還未曾有。然而蔣介石的最大罪惡恐怕也就正在此處吧。

小說

蜜柑

從文

一到星期，S教授家是照例有個聚會的，錢由學校出，表面歸S教授請，把一些對茶點感到趣味的學生首領請到客廳來，談談這一星期以來校中的事情，學生中在吃茶點以前心裏有點不愉快的就隨意發揮點意見，或者是批評之類，S教授則很客氣的接受這意見，立時用派克筆記錄到皮面手冊子上頭，以便預備到校務會議席上去提案。其實這全是做戲。等到雞肉餛飩一上席，S

敎授要記也不能．學生們意見便爲點心熱氣冲化了。縱或是吃完點心仍然可以繼續來討論，但是你與應爲S敎授來出場，在一杯紅茶以後大家又都覺得極其自然的是應各個兒分開，散到園子內樹下池邊去談話，也才像個會，所以S敎授手冊上結果每次記錄卻只是一半。不過這正可證明聖恩大學顯然是全滿了學生意，縱有一點兒，不惬人意處，茶點政策亦已收了效，不怕了。

在這種聚會上，有一個人所叨的光要比每次餛飩穌餃所費還要多，這是少數學生也極明白的。但這關於個人的私德。有些地方本來德行這字原只放在口上講講就行的，如像牧師的莊嚴單單放在臉上就夠了一個樣，所以我們還是不說好。幷且，又據說有一類人正因爲常常有人做了文章形容過，不依做文章的人，說是輕視了上帝，這一來，天國無從進，危險的，莫讓詛咒落在自己的頭上吧，我眞不說了。

時間是三月快完了，挑李杏花是已在花瓣落後綴有許多黃豆大的青子了。丁香花開得那樣的繁密，像是除了專爲助長年青人愛情，成全年青情人在牠枝下偷偷悄悄談情話外無甚麼意思。草，短短的，在丁香下生長的，那是褥子，也只單爲一對情人坐在上面做一些神秘事情才能長得那麼齊。

在這樣天氣下，一個年青人沒有遐想那是他有病。再不然是已經有個愛人陪到在身邊，他只在找出一打的機會使女人紅臉，沒有空再去想那空洞愛情了。

本星期仍然有例會，男女同學仍然都像往天一個樣來到S敎授住處，聚在一塊兒，用小銀匙子舀碗內的雞肉餛飩吃，第二次又吃火腿餅，一人各三個，放到銀的盤子裏．女人平素胃口本來是弱的，這時可是平均分到吃。吃完後，美國磁器繪有聖母畫的杯子裝著紅茶出來了。

坐在主位的敎授太太開了口：

「這樣天氣好，大家正可以到那園子裏玩一個整天」！

「我們還有一大簍蜜柑，是吳師母昨天送我的太太的；大概太太今天要請客，所以留大家」！

S敎授說了就微笑。這是一個基督敎徒一個大學敎授在學生面前不失尊嚴的微笑。

學生是撫掌。

有蜜柑吃撫掌原是值得的。

「柑了正要吃，不然放著天熱會壞了」，敎授太太站起身來說，一面用手指點在餐桌上的客數目。

這一來，幾個剛才離開衆人到莎發上去躺的男生立時又走過來恢復原位了。

「我要數」，太太說，「我有一個好意見，我數你們那一個

有女朋友，這柑子就可多得兩三個，因為天氣這樣熱，別人去到樹下說情話，口乾那是自然的。你們沒有女朋友，陪到S先生到這客廳中談話，還有茶，所以各人有了兩個柑子也够了。

「那不成，大家是一樣，S師母不應特別愛他們的。我們沒有朋友在此是師母的過，為甚麼不先日早告給我們，我們縱不有，也好要師母帮到找」？

男人方面涎臉原是自然的。女人方面原來只是一個人的便早紅了臉。

「師母說的話是有心袒護幾個少數帝國主義者」，這是一個曾經在學生會做過主席的抗議。

另一個，正要同S教授商量一點私事的，就說「我們陪到S先生也是要說話，難道就只有談情話能夠使人口乾麼」？

「那你們有茶，有奶汁，有可可，在客廳裏多方便」？

「可是憑天理良心說，我們莫有情人的，應當在柑子上多得一點便宜，也才是話」！

「………」

這是一個利權得失的大問題。又因為在S教授夫婦面前撒一點嬌不妨事，于是這邊以理由的矛來攻，那邊的理由盾牌也就即刻豎起來。寧可大家慢吃點，分配方法不妥貼，大家也就不能即刻散開的。

十二

「好，算我的，你們這些陪到我同師母談話的人我要師母回頭再送你們一樣好點心，總算公平吧」。

幸得S教授來解決，于是叫了聽差即把蜜柑簍子取出來，分散了。

二十三個人中十二個人是得了雙份，其餘則等候別的東西再看了。

這之間，有一個人忍受了損失不說話，蜜柑分到她的面前時，却只取兩個。

「怎麼，交際股長難到是一個人麼」？師母笑了。

不。當眞不。這中有三個人原是都可以算得夠同她在一塊兒來談情話的，但人是三個，就不好辦了。她很聰明的只取一單份，使他們三人都無從爭持。大家本來都知道，只暗笑。

三人見到是這樣，也只取單份；這三人中共有兩個是學政治的，一個人是在學校中叫做詩人的小周，那麼一來，政治顯然是失敗，詩人也算失了戀，明H周刊上大致又可以見到一首動人愛情散文詩了。

領雙份的大大方方用手巾兜起蜜柑兩個兩個走去了，剩下的便是一些兩方面都算失敗了的人。不過不到一會兒，客廳中人就又減少了一半，這因為還有兩對是那已有交情不顧衆人明白的男

女，所以犧牲了蜜柑，保存了秘密，此時仍然走到別處談私話去的。

天氣這樣好，正是詩人負手花下做詩的好時節，況且又失意，小周先就顧自跑到後園池子邊去了。

交際股長密司F．乘到大家不注意，也一個人離開了客廳。大凡學政治的人頭腦都是一個公式所衍化，是以兩人看到自己的蜜柑，爲詩吸引去，也不敢再追上前去看命運的。密司F不消說是卽刻就把小周找到手。

直到密司F走到身邊來小周才知道。

「你爲甚麼一個人却來此地玩？」

「那你」？

一個坐着一個站着兩人相對笑，於是站着那個就穌穌軟軟挨到身邊坐下來，這一坐，下期周刊詩的題目變了一個了。

我再說一遍：時間是三月快完了，桃李杏花是已在花瓣落後綴有許多黃豆大的青子了。丁香花開得那樣的繁密，像是除專爲助長年青人愛情，成全年青情人在牠枝下偷偷悄悄談情話外無甚麼意思。草，短短的，在丁香下生長的，那是褥子，也只單爲一對情人坐在那上面做一些神秘的事情才能長得那麼齊。

池子邊是算得S教授住處頂僻靜樹多的一個好地方。雖然這些人都向這地方走來，一些小土坡，這里那里堆起來，却隔斷了各人的視線。花是那麼像林像幔的茂盛，還有大的高的柳樹罩得池邊陰涼不見天。明知是各人離得都不會很遠，呼人也能聽得到，但是此刻各人正是咬到耳朵說些使那聽的人心跳臉紅話語時節，誰也不會前來妨碍誰！

因此大家都能隨意點，恣肆點。

回頭來，密司F轉身到客廳，見到一個茶几上放了個柑子。口正乾，不客氣的就撇開吃了。大家全都不注意。只是當密司F同到一個政治學生眼光相碰時，臉紅了。柑子就是這位政治學生故意放下的，她心明白了，只冷笑。她揣想：

「下一次必定又會有人提議在周刊上不得常登一些無聊詩歌的。……」

於北京東城

昆明湖上的一夜

衞萍叔

—題詞—

「落紅不是無情物，
化作春泥願護花。」

(1)故鄉的回憶

正是落花飄泊，柳絮沾泥的時候，又逢到瀟瀟暮雨，覺引起

我竟日鄉愁。

記得前年我初次到北京，那時已是暮春三月，垂楊夾路，我的靈魂飽濡了春愁。大概是哥哥怕我思家吧，每天都叫我到他們學校去玩，其實我那裏去過一次，我的遊跡，大半是在碧柳毿毿的積水潭上。

「積水潭」，我愛這地方幽靜，我愛這名子新奇；尤其是這悠悠的湖水，助起我滿腔的情緒。我想起我們故鄉的昆明湖，我想起她伶仃湖畔的孤魂，我想起軍閥和教士的深仁厚澤還沒有償報，咳，這教我何以慰她的孤魂於地下！

這下囘便是她所以死的經過——

(2) 玫瑰色般的宴會

春假將要完的時候，L師母請我到她家去赴一個晚餐會，在一個銀白的月夜裏，我一個人悄然無聲的向她的寓所——柴桑山腳走去。這時候已經是殘春了，城外的官道上都蒙着一層白沙似的月華。楊柳低低地在水上抱曳着，蘆葦也做出了不平的聲浪。遠望田野盡頭，星斗參橫，幾家春星似的燈火，在波上閃爍着。從朦朧的月色裏還可以望見花神廟前的白塔，靜悄悄的高聳的碧霄中。我正向前走着，忽然見前邊樹影團團的道上，有一對人影，又聽到一種清亮而優美的談笑聲，這分明是兩個女子的聲音。我的心靈立刻起强烈的振動，糢糊地只跟着她們走，忽然有一個站住了，問我道：

「你是Mr.杜麼？你不是到L師母家裏去的嗎？」

「正是呵，你也去麼？」

原來這講話的是我們同班的女生趙畹如。

接着她又問我道：

「你們不認識麼？我給你們介紹一下。」說時她指着身旁的那個女子。

我們見面了，一邊談着話，一邊走。從甜靜的問答中，我知道她是P教會女子中學的學生范懷玉。

及至到了L師母家中的時候！已經是七點多鐘了，座上坐滿了許多不相識的同學，手提琴正在嗚嗚地拉着，L師母等牠奏完後，便一個一個的給我們介紹一下。到了我的面前時，她特別對着Miss范說：

「這是Mr.杜，你們兩個都是很喜歡文藝的。」

「都是很喜歡文藝的」，這句話竟使我們後來的感情，一天一天增進起來。可是我當時並沒有說出甚麼話來，彷彿話太多了，不知說那句是。但席中相對時，我們的眼光常在默默無言中碰着。席終了，她客客氣氣地與我告了別，嫣然含笑的去了，我快快地轉囘家來。此時月色更加瀲灩湖上的白塔，依舊聳在碧天如水的清光裡斷續的鐘聲，從隔岸送來，山光，水色，一切都渺茫

了，只有她的人影，還在我的心頭盪漾，我……我……何事這般悽楚！今夜的靈魂，彷彿是無處去求歸宿！

(3)柴桑山頭的晚秋

秋風已經吹遍人間了，柴桑山頭的白雲，恰似一塊雲羅，在晚風中盪漾。古寺在黃昏的陰影中隱約着，寺前小河的水聲幽咽，傳出了晚秋的淒涼。就在這個蒼茫的山色裏，她和我並肩坐在古寺的石堦上，享受我們訂婚後第一次再會面的羞澀與愉快。

我們沈溺在愛河裡了：我們又曾在煙雨霏霏的昆明湖上泛船；在花如霧的芳樹下談心。許多朋友都羨慕我們的艷福，然而我們的成功，是由奮鬥得來的；當她父親還未允許我時，我曾經度過幾月的淒涼歲月，但有情人終成眷屬。梅花呵！你是多麼的純潔！任他風雪是如何的凶狂，我終要冒開風雪採擷你的。

(4)悲劇的開幕

韶華如夢如烟地過去了，低舞的陽春，又偷偷地度過來。在繁華的T埠，開了一個全省學校遊藝大會；她本來沒有什麼虛榮心，要博人們的稱贊，無奈許多同學都來勸她，她才允許代表學校，去擔任一幕跳舞。在輝煌的燈火下，她飄飄欲仙的情態，惹起滿城人的贊美；不久這消息就傳到羅旅長的耳中。他賣賄了P教會的徐牧師到她家裏強迫來下聘，這一幕的悲劇便從此開始。

為了這事，我曾經幾次的向她家提出抗議，但我，一個窮光精的我，怎敢得任威名赫赫的羅旅長。記得那一夜月光洸漾之下她還撫慰我，誰也料不倒我先成了追悼她的人。傷心呵！那一夜昆明湖上的分手，何堪回憶！

(5)昆明湖上的一夜

這是一個月明風細的春夜，長空浮出萬頃銀波。因為近來被這無理的事情來侵襲，常使我一個人在庭前的修竹下徘徊，想方法對付羅旅長。忽然門鈴响了，我去到門外一看，見是一個穿水手衣服的小孩子站在我的門前，我問他有什麼事情要講，他問清了我的姓名，便交一封信與我；我把信拆開一看，便大吃一驚。信是懷玉的，她敎我立刻到昆明湖的碼頭上去。她在那裏等我。千萬馬上就去，晚一點就有生命的危險。似一隻冰天雪地裏的孤犬，我跑出門，在茫茫的人海裏我瞧不清楚什麼，剛出城門，我看見滿天的明月，和着四野的星斗；楊枝在風際蕭騷着，引起我一種無言的悲哀。到了昆明湖，月兒還高高的掛在湖上，如夢的雲山，在空冥中隱約着。蘆葦已經長青了，把一湖的春水，裝成一片碧玉。在清冷的銀輝下，我認識出那些地方，是我昔年曾垂過釣的。離碼頭不多遠，我看見了一隻小船，在參差的碧柳下繫着。岸上站一個穿淡藍色旗袍的女子，這就是我瞬息將要離別的懷玉，她瞧見我兩眼中發出一種垂死的光采，（是我後來想的）似慈母般的打量我一下，便牽着我的手上船。凝碧的湖頭，伴着

空虛的打槳聲，我們便刻到湖心葫蘆島下，舟子把船繫好，她就上了岸，我茫茫地跟着了她，剛轉過一個灣，舟子才瞧不見的地方，她才細細地告訴我，原來她在這天下午，心裏只覺得悶的慌，便早一點鐘請了假，姗姗的轉囘家來。剛到門前，瞧見了一輛簇新的汽車停放在那裏，她心內頗疑惑，便悄悄地走進去，過客廳窗外的時候，聽到她父親私徐牧師在客廳內講話的聲音。

「……我不信她會不願意嫁個旅長！」徐牧師的質問。

「她總是捨不得杜明源。」她父親囘答他說。

「你當父親的人難道作不得主麼！」徐牧師忽然大怒起來。——接着他又憤憤地說。「我今夜一定要叫羅旅長將這小子逮捕了，就說他宣傳赤化！」

呀！她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全身都麻木了！她忽地省過來，便一溜烟的跑到昆明湖上；先顧好一隻船，然後寫一封信，叫舟子送到我家裏來。怕的是晚了，我們今生就再沒有見面的機會了。她述完了原由，便一手把我擁抱着，將頭伏在我的肩上，我們彼此就痛哭了。恰巧這時候湖上傳出了一陣孤雁聲，好像是在催我們入葬。她曾爲我哭得死去復來，最後她壓止住她的哀潮，咽哽地向我說：

「你—你—沒有錢麼？我這裏有七十塊錢，是我剛才帶出來的，你拿着到北京去。我本想同你一塊兒去，無奈我又是一個……總之，明哥，你要放心，我終是你的……」

此時雁聲更悲切了，幽淡的天空裏，呈出一層死灰的顏色，紫桑山的雲影，也好象是在悲悼我們的生命。

「怎麼了，先生，我們還要進城呢！」舟子忽然叫起來。

她才拭乾淚眼，送我分手，傷心呵！這一夜的事情我至今還辨不出是在夢裏，還是在人間。

(6) 去後

我曾在這夜逃出了T防區，由此起程到北京。在這裏我會着許久不相見的哥哥，他叫我在積水潭上住着。我只是終日擔心懷玉，半年後家裏來信，聽說懷玉受不住家裏的壓迫，已在兩月前死了！

我呢，更將由北京起程到外國，落花依舊似去年的飄泊着，柳絮依舊似去年的狂飛着，只是積水潭的湖水，已經蒙上一層悲哀之網，呵！我親愛的懷玉，不知我要何年才可到你的墳上來憑弔！

十六，一，十日。

論打鬼運動答適之先生

浩徐

宗杲和尚說：「我這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款結案。」臨濟和

尙道；「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禪宗的大師說：「某甲祇將花插香爐上，是和尙自疑別有什麼事。」

以上這一段，是適之大師要西瀅大師看完了之後轉寄浩徐和尙的信的大意。（本刊一一九期）再用適之大師自己的話說來，就是他近來幹的是「打鬼捉妖，把達摩慧能以至西天二十八祖的原形都給打出來」。再用世俗的話說來，就是他近來用了一大部分的工夫，做了「整頓國故」的工作。

適之大師昔時著了很大的打鬼捉妖的功績。除了他把那「迷人吃人」的妖鬼那「文言」捉去並且打死了之外，在他最初著作那「胡適文存」的時期，確還捉出了打死了不少的小妖魔鬼。

可是大師把那在人世上迷人吃人的活妖活鬼捉了幾個打了幾個之後，他又用「通天達地出幽入明」的本領，把關在琉璃廠的藏書處裏或囚在北大圖書館藏書室裏的無人過問的餓了的枯了的妖鬼們，打將出來，致令這般餓鬼們像虎兕出了柙一般，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教授殺教授，逢青年殺青年。後來大師又開了一張單子叮嚀囑咐清華學校的小羅漢們把這些餓了枯了的妖鬼們從太平洋的西岸打到太平洋的東岸去。新近大師又「到巴黎倫敦跑了一趟」，又到巴黎倫敦的老圖書館裏去，又「鑽到敦煌爛紙堆裏混了一十六天的工夫」，把「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厲害勝過柏斯德發見的種種病菌」的「無數無數的老鬼」打將出來，或許要從西伯利亞趕回他們的祖國。這樣，大師把原來沒人理會的餓了枯了的妖鬼們追趕得自東徂西，自西徂東，幾幾乎弄得鬼拖英吉利人的脚，妖焚德意志人的鬚，全球皆妖，遍地是鬼。

此時西瀅大師乃作偈道：

歸命皈依最勝業，　猶懼難除衆邪執。
何爲乃退轉法輪，　而於國故求寶珠？
大師精進欲打鬼，　到頭恐被鬼捉住；
如入鮑魚之肆者，　久而不覺其臭故，

「而且，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外國人發廣告的目的，就利用人們對於常常耳聞目睹的東西認爲良好的心理。所以一個人整天的鑽在爛紙堆裡，他也許就慢慢的覺得那也不是什麼索然無味的事，甚而至於覺得那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了。」

……………………………………

在中國活着的迷人吃人的妖鬼多着哪！靠槍力來吃人的，靠洋力來吃人的，矛盾的社會組織，不合理的家庭組織，封建的思想，虛僞，怠惰，支配慾……。有了這些，我們一輩子亦打不盡了，再用不着從爛紙堆裏找出死妖枯鬼出來打了。

好在多元的大師。縱然鑽在爛紙堆裏和死妖枯鬼們鬪法寶的時候，他方面也不會忘却人世間的活着的迷人吃人的妖鬼。他離

國以後從西伯利亞倫敦等等地方寄回來的信——在北京各報上發表過的——就充分地告訴了我們大師捉活妖打活鬼的決心，證明了他想把這物質上精神上都掉落在茅廁裏的中國人引出來的誠意。

……………………

我乘這機會，把我近來譯得見笑的一首譯詩獻給大師。譯的是唐孫Francis Thompson的Cheated Elsie。我把這詩題譯做「一時懵懂了的愛爾茜」，「一時懵懂」是從大師借來的話語。

……………………

「一時懵懂」了的愛爾茜

唐孫原作

愛爾茜是一個美麗的女孩
　像天上
　那太陽：
生下來爲得要教迷戀她的人們心灰，
對他們都只給一個微笑做報酬；
生下來爲得要把一切人的心兒誘引盡，
正因爲她自己簡直就沒有；
一天到晚她對什麼也不留神，
因爲她是一個美麗的女孩
　像天上
　那太陽
無情無心和那長流的溪水一樣。

一切女孩，妬意十分，
譏笑說，「她沒有心！」
一切青年，猛烈地煩惱，
嗟歎道，「她沒有心！」
　她那裏理會
旁人的譏笑和旁人的心灰？
你不看她是一個美麗的女孩
　像天上
　那太陽
無情無心和那長流的溪水一樣？

但是有一天，
她在一座樹林子裏邊，
不覺地心境裏展開了夢幻的場面，
她看見，她恍惚看見
　她的視力

模糊依稀
一個削瘦而又粗莽的小賣人
看來像是一條枯枝的化身
巧妙地捉住了她的不定的靈魂，
口裏唱着——「你欠缺的是什麼？」
彎曲的背上
妖術的背囊
仍然唱着，「你欠缺的是什麼？」
「你欠缺的是土地，欠缺的是黃金，
我都可以白白地奉敬；
你欠缺的是聰明，欠缺的是美貌，
我這年老的小賣人
都能給你，一文不要！」

小仙女們
留心，留心！她的贈品
你得付價，可愛的人，你一輩子也付不盡！

愛爾茜
女伴們講的我記不起
我有什麼欠缺？

小賣人
我對這青天發誓
不相信這麼可愛的女孩會有些兒欠缺。
像你這般地美麗
應是什麼都完備。

愛爾西
但是她們說我還欠缺一件東西。
小賣人，我問你，
搜搜你的背袋
可有一顆心兒發賣？

小賣人
嘿！一顆心兒怎麼沒有？
保管你，黃昏的情調都比不上牠的溫柔。

愛爾茜
把價錢說來罷！

小賣人
不瞞你說！沒有價錢還，
安上一個心，就是這顆小兒的代價。

愛爾茜
那倒不是什麼高價，像我所怕。

小仙女們

看來價錢賤，

可也就沒有再比那更大

　留心，留心，

　粗心的可愛的人！

　他的贈品，

可愛的人，你一輩子付價也付不盡！

剛把贈品接過來，

心裏痛得已難挨。

愛爾茜

嘿，奇怪呀！拿回你的贈品去罷！

從前我沒有，亦不知道什麼缺欠；

現今我的缺欠，怕永遠不能補填！

小仙女們

給了你的贈品，你要還他怕他也不願收。

愛爾茜

唉！我當初為什麼把他接受？

不知道一顆心兒會這樣傷痛！

小仙女們

傷痛！你受的罪怕還不止那麼些——

留心，留心——一顆心兒會要破裂！

銀行月刊第七卷第四號（現已出版）

民國十六年三月總稅務司經理內債基金處收支報告

匯豐銀行拒提存款事件……皓白

日本財界恐慌之因果……皓白

農工銀行在中國國民經濟上之地位……熊國清

三十年銀價變遷與中國國際貿易……執無

中國之國內滙兌(續)……曲殿元

在華日本之紡織業……清彬

一九二六年美國之食料輸出……清彬

世界各國中央銀行之最近金融統計

世界各國之煤炭產額

日本金融風潮經過

◉各省財政近訊　◉各埠金融市況　◉北京金融　◉經濟統計　△北京銀洋行市表　△北京滙兌行市表　△北京國外滙兌行市表　△歐美日本滙兌行市及銀價表　△北京證劵市價表　△天津銀洋行市表　◉上海金融商情月報　◉銀行界消息彙聞　◉國內財政經濟　◉國際財政經濟

價　目　預定全年兩元半年一元一角國外另加郵費零售每冊二角

總發行所　北京前門內西皮市銀行公會樓上銀行月刊社

代售處　上海銀行週報社　北京各大書莊　漢口銀行雜誌社